



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
出版扶持专项

老 磨

(回族) 马自天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
出版扶持专项丛书

老 磨

(回族) 马自天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磨 / 马自天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7. 8

(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·出版扶持专项丛书)

ISBN 978-7-5063-9651-6

I. ①老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13273 号

老 磨

作 者: 马自天

责任编辑: 史佳丽 李亚梓

特约编辑: 张绍锋 郑 函

装帧设计: 孙惟静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 数: 251 千

印 张: 21

版 次: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651-6

定 价: 38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马自天 1929年生于安徽安庆，回族。幼年在抗日战争的苦难中成长，热爱文学，向往革命。1949年初于南京中央大学参军，先后在35军文工团（现海淀文工团）及104师文工团任演员兼剧本创作，荣获二等功。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，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。离休后曾获北京市老有所为一等奖，2016年被评为北航老有所为先进个人。

1955年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（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）飞机制造工程专业，分配至北京航空工业学校任教师、学科主任。曾带队参加新中国第一架飞机“初教一”的成功试造工作，并参加该学校自行设计制造成功的飞机“红旗一号”的技术工作。1972年奉调至北京航空学院（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）任讲师、副教授。荣获北航教学成果奖及航空部教学成果奖，被评为北航“教书育人”先进讲师、北京市先进教师。业余从事文学创作，多篇作品发表在《民族文学》《宁夏群众文艺》《新月》等少数民族刊物上。

出版长篇小说《骏马追风》，长篇传记文学《叶传祥》，长篇科技文学《天梦》及剧本、中短篇小说多部。《老磨》获中国作协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中篇小说奖，散文《我的哑姑老太》获美国（向全球华人征文）东方文学奖，《可悲的遮羞布》获美国新泽西书友会散文奖，《血染的鸳鸯》获中国工信部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征文短篇小说奖。



作者近照

目 录

老 磨	1
双鱼记	43
小亲亲	78
魔帐里的火眼	125
落花梦	159
新月姑娘	226
第 100 只耳朵	259
先不要告诉她	300
嘉陵遗梦	321

老 磨

一 切老磨米汤圆

有首儿歌在四川合城流传：

小小磨儿圆又圆，
磨出面来做汤圆。
正月十五磨儿响，
全家老少聚齐全，
团团围在圆桌边，
欢欢喜喜吃汤圆。
汤也圆，碗也圆，
桌子圆，人团圆，
天空的明月大又圆，
汤圆汤圆甜又甜。
嘴也甜，心也甜，
大人细娃笑开颜。
哪家的汤圆最好吃？

当然是“老磨米汤圆”！

“老磨米汤圆”是合城半个世纪来有名的汤圆店。

正月十五是中国传统的元宵节，元宵在四川省叫作汤圆。四川省的汤圆和其他省的元宵不同，它有两种类型，这两种都是老磨米汤圆家的拿手绝活儿。

一种是包馅儿的汤圆，也就是全国统称“元宵”的这一种。它是圆的，正月十五元宵节大家吃的就是这一种，团团圆圆，取个吉利。北京的元宵是摇出来的，而米汤圆的元宵是包出来的，包汤圆的糯米面比摇汤圆的糯米面要求又不同。米汤圆家的汤圆面又细、又白、又黏，所以包了馅儿就不会破，吃进嘴里又软又香又有劲儿。馅儿有甜的，有咸的，各有几十种花样。你去买半斤包馅汤圆，一样挑一个，包你吃不出重样儿的。那馅儿的配料很特殊，很精细，馅儿很饱满，薄皮大馅不流不散，据说从选米、磨面、和面、配馅儿，里面都有绝招。事关生意人的秘密，所以到底有啥绝招，别人也说不清。

另一种汤圆是不包馅儿的，吃的就是那面，可别以为是做成乒乓球大小的实心球——那可就煮不烂了。抓起一块汤圆面，对准小铜锅里翻滚的开水，把面揪成一个一个不规则的小疙瘩，落进小锅里煮，就像莲子，又像珍珠。里面加上四川特产的“醪糟”，还可以卧上荷包蛋，也可以用来冲蛋花。这就叫作“醪糟小汤圆”，味道酸甜酸甜，营养丰富又舒筋活血。这醪糟汤圆是一年三百六十天常吃的，正月十五元宵节大家吃的还都是包馅大汤圆。

米汤圆的创始人米老头儿今年已经八十岁，耳不聋、眼不花，腰板挺得直。他二十五岁丧妻，终身不再娶，年轻的老婆给他留了一个儿子，今年是1995乙亥年，儿子已经五十六岁。儿子继承父业，凭着高中毕业的文化，手脚勤快心眼儿活，改革开放以来，把汤圆

店经营得十分红火。从 1992 年起，兼并了合城几家汤圆铺，扩大业务办起了“老磨米汤圆食品公司”。各种汤圆用现代化真空包装，还有真空包装的汤圆面、汤圆馅，远销全国各地，乃至海外，顾客用不着到合城来就可以吃到老磨米汤圆。一年四季生意都不错，大宗的还是外地的订货批发业务，听说马上就会成为中外合资的大企业哩，因此，米汤圆算是“发了”！

还有一件锦上添花的大喜事：米老头有个独生孙女，今年从重庆轻工业学院毕业，学的是轻工食品专业。看来，米汤圆家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，引得合城的人无不羡慕非常。

这样一个走了汤圆鸿运的家庭，到了元宵节那一天，合家团圆，那还不是吃天下第一的好汤圆吗？那还不是一家三代人开心得无以复加吗？

唉……

合城有句歇后语：电灯点火——其实不燃（然）！

每年一到元宵节之夜，那就是米老头全家最最不快活的时光。白天外面生意红火得发紫，到黑夜合家团聚时就像掉到冰窟窿里一样。米老头的儿子每年最盼的是正月十五——因为那是最赚钱的时候，而最怕的也是正月十五——因为那一晚也是最痛苦的时候。正因为如此，财运亨通的食品公司米董事长兼总经理每年元宵节总要掉几斤肉，口袋里钞票沉甸甸，心口上被那元宵之夜压得沉甸甸。

这一切，都是老磨米汤圆食品公司名誉董事长米老头闹的。

二 怪老头儿

这个米老头是吃饱了撑的？他为啥子闹得全家过元宵节过得不

安逸？

你莫着急，听我慢慢跟你摆这个龙门阵。

千头万绪，叫我从何说起？对了，街坊四邻还编得有一段顺口溜，我先念给你听听：

米老磨，实在怪，
成年扎着白腰带。
名字怪，磨子怪，
那个脾气更加怪：
正月十五把元宵卖，
赚了钞票不自在。
全家跪到地尘埃，
泪流满面吃辣菜。

现在让我把这顺口溜的背景材料跟你摆谈摆谈，你就晓得这个米老头儿怪到什么地步了。

先说那白腰带。那是1940年开始扎在腰上的，那年他成亲不到两年的老婆死了。他老婆活了不到二十一岁，本是恩恩爱爱的患难夫妻，丢下刚满月的儿子就这么走了。那白腰带就是送老婆归坟山的时候系在腰上的。打那以后，就永远不离身啦。事情过去五十多年了，他从来没有续弦再娶的念头，含辛茹苦地把儿子拉扯大，那白腰带也不知在背地里悄悄擦过多少眼泪……

再说名字。他本来有个学名叫米满仓，死了老婆以后，自己改名叫米老磨，那时他才二十五岁，离“老”还差大半辈子哩。他给自己取名米老磨，那不是当时人老了，而是心老了。可见他对老婆的爱是多么深。至于那个“磨”字，那是由于老婆死的那一天还在

一面给孩子喂奶，一面守在磨子旁不时往磨眼里添料，帮助丈夫磨元宵面来着。米满仓改名米老磨，说明他永远忘不了那最后一次磨面的情景。米老磨莫得多高的文化，他那全身心执着的爱情和悲痛并不曾激发他说出更多的话。他的痛苦、他的怀念，只化成了“老磨”两个字。这块老磨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，一直搬不开。现在八十出头了，真的老啦，心头那块石磨还在压着哩。

儿子米磨生长大了，娶了齐二嫂的闺女做媳妇，生了一个女儿。磨生打算给她取个响亮的学名，不料米老磨铁青着脸说：“名字是现成的，还取啥学名？就叫米平磨吧！”高中毕业的磨生连说：“要不得，要不得。你老人家号老磨，孙女儿叫平磨，好像平辈人了，长幼不分，要不得！”米老磨一听，也有道理，就说：“那就颠倒过来，叫她磨平吧！”齐二嫂不得不插嘴了：“亲家，你糊涂了吗啷咯？这幺妹叫磨平，那不是又跟磨生同一个辈分了吗？你何苦总是忘不了一个‘磨’字？你身上这块石磨子自己背到起，又让儿子背到起，如今又要让孙女背到起，莫非你们米家离开这个磨字就不起名字了吗？”米老磨虽说脾气怪，素常对齐二嫂也不敢过分，一时也找不到理由反驳，也想不出更好的名字，默默抽了几口叶子烟说道：“那好，女娃娃家，大名慢慢再想，先取个小名就叫‘平平’吧！”米磨生知道不能再反对了，他有文化，心眼儿活，顺水推舟说：“平平这个名字好，平平安安，太太平平。这个名字好，小名是它，大名也是它，爸爸这个名字取得好！”磨生耍了一个花招，报户口的时候报的却是“米萍萍”，等到米老磨发现时，生米已经煮成熟饭，莫办法改了。

你看，“名字怪”，怪就怪在米老磨巴不得他家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一个“磨”字。那么米老磨家里的磨子究竟有啥子特殊的地方，整得老头儿如此牵肠挂肚，丢魂失魄呢？

老磨有多老？当年米满仓开张独门独户卖小汤圆的时候就启用

的这台磨子，是米汤圆创业的开国元勋，算起来，也有五十多岁了。那磨子在当年也是一台青春焕发的新磨子。米满仓和他那年轻貌美的妻子，每天起三更磨汤圆面，一个转磨子，一个下料，配合得十分默契。那磨子新，磨齿快，转动的声音十分悦耳。磨子这个东西牙齿要磨损的，所以每年都要修整一次磨齿，每修整一次，那石磨就会变薄一点点。年复一年，那磨盘就会渐渐变薄，越薄越轻，太轻了压力不够，太薄了就不能再修整，让位给新磨。所以当年米满仓的新磨子随着岁月的流逝变成了米老磨的老磨，这老磨几乎成了一对平板。米老磨把老磨搬到自己的卧室里，盖上一块布，供着。有时候，黑夜睡不着，就爬起来轻轻转几转，听听那声音，引起自己那遥远而又浑如昨日的回忆，说不清是喜还是悲。

三 小满仓自卖自身

他本是合城乡下人，家里有爸爸、妈妈、妹妹，两间破草房，两亩地，过的是糠菜半年粮的日子。不够吃的，便给人打短工。那年闹灾荒，乡下连树皮都扒光了，于是便吃“观音土”，吃得人人遍身浮肿，于是便闹病、便死人。米满仓的妈妈就是那个时候死的。

满仓他爹草草埋了老婆，寻思不能全家都在破草房里等死，只好廉价卖了两亩地，丢下破草房，带着十二岁的满仓和八岁的闺女金妹到城里去谋生。一家三口便沿着嘉陵江，一路乞讨去重庆找活路。

到了重庆，面对着这个陌生的大城市，有钱人尽情挥霍，穷人走投无路。马路两边，在酒楼、商店的脚下，破衣烂衫的乞丐一堆一堆的，满仓他老汉真是山穷水尽了。荒年卖地等于白扔，两亩地能卖多少钱？到了重庆，找到窄胡同里一间破屋，地面撒上稻草，

一家三口就挤满了。钱也光了，金妹得了重病，脸肿得眼都睁不开。没有吃的，没有治疗，满仓他老汉也是身体虚弱，路都走不动，眼看一家三口只有等死了。满仓身子还结实些，穷人的儿子早当家。十二岁的娃娃，擦干了眼泪说：“爹！你莫着急，我大小也是男娃娃，活人不能等到起让尿憋死，我先去讨口吃的再说！”于是挎上讨饭篮、拿起打狗棒就上了街。

满仓要了几天饭，受尽了屈辱，有时候根本要不到，有时候要到点馊饭剩菜就带回来。一家三口苟延残喘，妹妹的病越来越沉重，爸爸也躺下了。老汉便说：“满仓，看来我和金妹都不行了，趁你还走得动，你去找条活路去吧。不要管我们了，你才十二岁，你是米家的一条根啊……”满仓说：“爹，你莫急，我不能丢开你们，再说我又到哪里去吃饭？有我在，决不能不管你们，要死，就死在一块儿……”

满仓走到街头，十二岁的娃娃，有啥办法？想来想去，把心一横，跑到热闹地方，从扎腰的稻草绳子上拆出一根草，挽个圆圈圈，插在破衣裳的领子里，跪在十字路口——他要把自己卖了！

那年头卖儿卖女的人到处都是，哪有那么多的买主？也是老天有眼，那是满仓娃的孝心感动了天地，他硬是遇见了一个“贵人”。

他跪在当街，腿酸眼花，肚皮贴着脊梁骨，脑壳有千斤重，支持不住了。突然有人蹲在前面，用手抬起他的下巴，他睁开眼，面前是个四十岁上下面貌和善的买卖人。

“你要卖身？”那人问他。

“是的，我老汉和妹妹都病得不轻，我卖了身才可以救他们，要不然，全得病死、饿死了。大伯，你老人家行行好，买了我吧，我能吃苦，我啥都能干。你救了我妹妹和老汉的命，我当牛当马报答你……”就向那人磕头不止，眼泪溅到地上。

那人动了恻隐之心，一把拉起满仓。“莫磕头，莫哭，我看你娃娃长的相貌也不像一辈子受苦的样子，又有孝心，我就成全了你吧！”

这一声简直是绝处逢生的大喜讯，满仓立马又下跪：“谢谢大伯，谢谢大伯，我真的能吃苦，啥子都愿干，只要……”

“好了，好了。”那人又拉起他来，“娃娃，我看你饿得很，先不要说话，省点力气，我带你去吃东西再说话。”附近有一家卖醪糟汤圆的小铺子，要了两碗醪糟汤圆。“娃儿，你饿得太凶，不能吃得太饱，吃点软的，小汤圆喜欢吃吧？这两碗都是你的，你吃，你不要怕。”

满仓心想，我还有啥子可怕的？大着胆子就开吃，那味道简直无法形容的好吃，不一会儿就吃完了一碗，望着第二碗发愣。

“还有一碗，你啷咯不吃了！”

“我想带回去，给……”

“唉！娃娃，你吃了吧，一碗醪糟汤圆救不了你老汉和妹妹的命。你先吃饱了，你卖身的事，好商量。”

吃了第二碗，满仓身上有劲啦，把那人带到破屋里，跟他老汉说明卖身的事，父女俩就哭了。金妹说：“我要哥哥，我要哥哥，我不卖哥哥……”他爹把心一硬，骨肉分离总比死绝了好些，人到了这步田地，顾不得了。讲好了价钱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，当场就成交。那年头，这种事情办得快得很，一家三口人，难舍难分，抱着哭成一团。老汉说：“娃儿，老汉我对不起你，你好好地活下去。这年头活一个算一个，不要想家，将来长大了，讨个老婆，给我米家传宗接代……”妹妹说：“哥，你一定要回来，不要忘了我们。”满仓说：“我记住了，你们放心，我……走了……”老汉朝那商人一跪：“多谢你赏我娃儿一口饭吃……”那商人心肠软，扶起米老汉就

说：“你们都不要哭了，我张老三在成都开了个汤圆铺，我把这娃儿带回去在铺子里帮帮忙。让他学三年徒，满师以后给我干几年。十年以后，他要愿意在我家做事，他就留下，他要回家，我就放他回来。不管他回不回来，我让他养你的老，也别说啥子卖娃娃的事了，也不要写字据了。他到了成都，叫他给你寄信来，这个娃儿还是你的，这下你放心吧？”

一听这话，三个人都跪下了，千恩万谢。张老板叹了口气说：“唉！不是我狠心拆散你们，不这样你们活不下去——这样吧，刚才这娃去过的汤圆铺，是我的亲戚开的，姓王。你们这点钱也管不了大用，我好人做到底。卖面子，让你父女到王汤圆家去帮忙，就住他家院子里的小屋，你拿这钱给女娃治病，你们换身衣裳，置点行头。在王家好好做事，推磨子，跑堂，这些事好学好做。有碗饭吃，不要计较工钱，这才活得下去，有个落脚之处，将来这男娃儿也好找到你们，免得你又把女儿卖了——这女娃再饿两天只怕活不成……唉！我是心有余力不足，要不然，我把你们全家都带走……”说着说着张老板也落泪了。

于是米满仓一家分开在成都、重庆两地，都和汤圆、磨子结下了不解之缘……

四 在废墟上破灭的梦

一转眼，十二年过去了。

1939年，抗日战争爆发了将近两年的时光。二十四岁的米满仓报了张汤圆的恩，攒了几个钱，告别成都的恩人，打算到重庆把老汉和妹妹都接回合城去自己开个汤圆店，省得在重庆天天有日本鬼

子飞机来轰炸，不安全。

天哪！重庆已经大变样儿了！

这起伏不平的山城里，许多街道变成了一片废墟，几次大轰炸，使重庆变成了阴惨惨的地狱。好不容易找到王汤圆那条街，哪里还有一间好房子？到处是断壁颓垣，地上堆着碎砖瓦砾，余烬仍在冒着烟。雾都重庆灰蒙蒙的，分不清是雾还是烟。烟雾里一阵阵尸臭，一阵阵哭号之声。站在这废墟上，米满仓满脑壳一家团圆过幸福生活的幻梦破灭了。十二年苦熬，没想到盼来的却是这么一场灾难！爸爸，妹妹，你们在哪里？

米满仓丧魂落魄地站在那里……突然，他听到一个女人的哭声，哭些什么，也听不清。那是一种力竭声嘶的哀鸣，断断续续。他四下环顾，烟雾中，隐隐约约，不远处有个身影伏在废墟上蠕动着……

他走近那身影，原来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姑娘，伏在一台被烟火熏黑了的破磨子上哭泣。他认得那磨子，那是磨汤圆面的磨子啊！莫不是王汤圆家的磨子？那姑娘……看身材约莫是十八九岁的一个幺妹，他想到妹妹，分手那年是八岁，过了十二年……天哪，是她！

“金妹！金妹！”

他快步跑了过去，放下身上的包袱，一把抱起那姑娘。姑娘已经昏厥过去，满脸污秽。他哭着呼唤：“金妹，金妹，你睁开眼，你睁开眼，哥哥回来了！”

姑娘被唤醒，缓缓睁开眼，那是一对好看的大眼，眼中闪着恐惧。突然一把推开米满仓，无力地惊叫：“你是哪个？你想做啥子？”

“你听我说，我不是流氓，我不是外人。金妹，我是你亲哥哥米满仓，我回家来了。幺妹，你看仔细，我是满仓。十二年前我离开你的时候，你才八岁，你想想看，你难道不记得了吗？”

那姑娘盯着满仓：“你是米满仓？你就是金妹的亲哥哥？你为啥子不早一个星期回来？金妹好想你……”

“金妹，你吃苦了，你看，哥哥回来了。你说，爸爸在哪里？王伯伯他们在哪里？”

“他们？”那姑娘又哭起来，“都死了，烧焦了，都死了……这一片的人都……你是米满仓？你是满仓哥？你……满仓哥啊！好惨喽！”姑娘一面倒在满仓怀里，又昏过去了。

满仓背上幺妹，提着包袱，踏着瓦砾上的余烬，冲过烟雾，走到没有被炸毁的小街上。那里有一堆堆流离失所的人……

“醪糟小汤圆……”

抬头一看，路边有个棚子，热气腾腾的，长桌旁两条长凳，没有顾客。卖汤圆的老头站在炉子边正吆喝着，满仓想起当年老板张汤圆带他吃小汤圆的情景，是啊！这是天意！我米满仓是靠小汤圆活过来的……于是放下背上的幺妹，扶她坐下。

“吃醪糟汤圆？来两碗！”老头很热情。

“来两碗，有鸡蛋不？”

“有！”

“一碗冲一个鸡蛋……”

“要得！”

很快就端来了，满仓说：“金妹，两碗都是你的，小汤圆软和，慢慢吃，先不要说话，吃完了有力气再说话……”

姑娘刚吃几口，憋不住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，甜汤溅了一脸一身。米满仓这才想起给她擦擦脸。抽出腰间毛巾，卖汤圆的老头主动接过去，浇上水递过来。满仓给姑娘把脸擦干净，“莫哭，莫哭，爸爸死了，还有哥哥哩……”把脸擦干净了一看，细皮白肉的，眉清目秀，小嘴唇儿，金妹变好看了……不，不像金妹小时候……